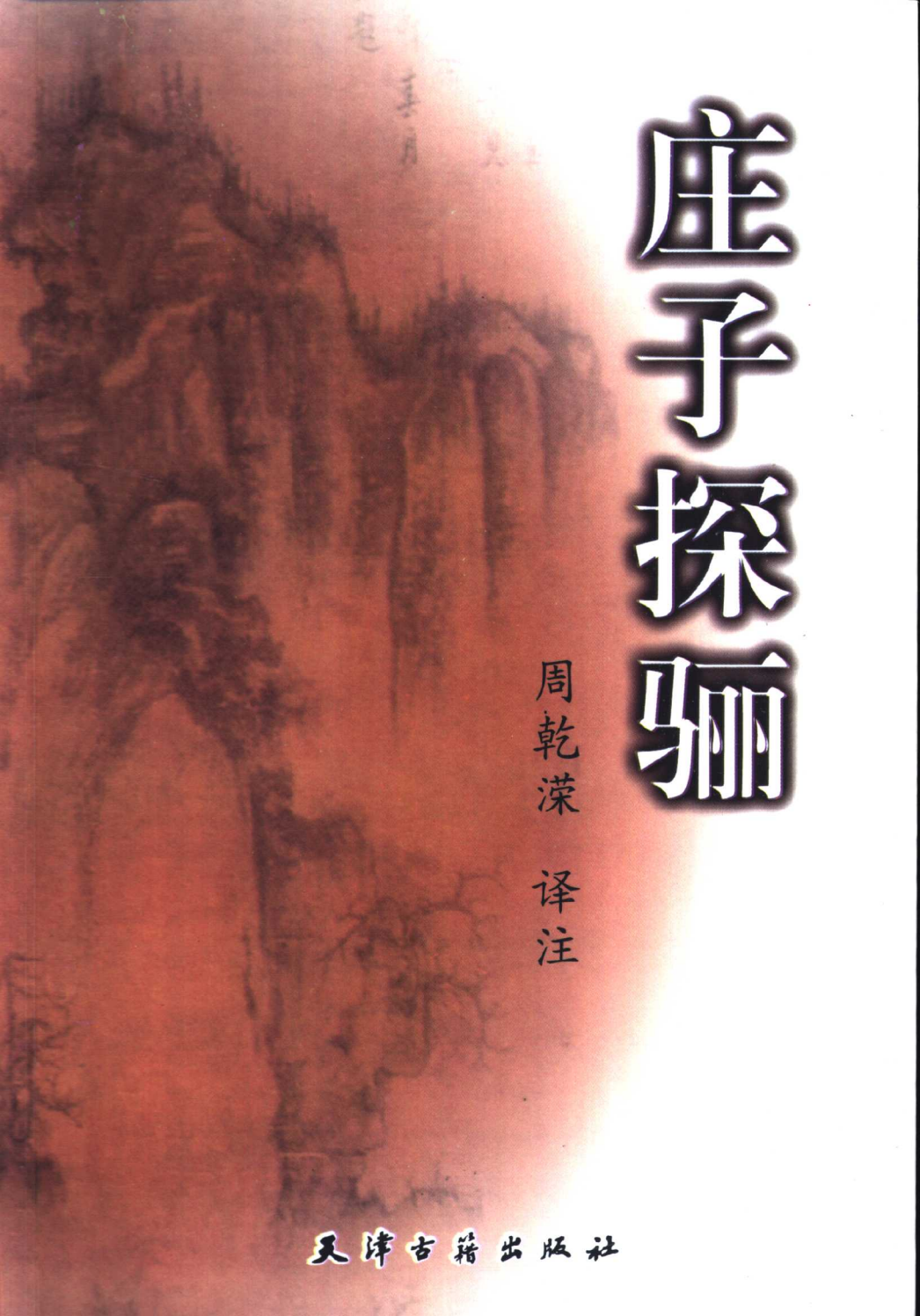




庄子探骊

周乾藻
译注

天津古籍出版社

庄子探骊

周乾藻 著

天津古籍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庄子探骊/(战国)庄子著;周乾谔译注. —天津:
天津古籍出版社, 2004. 2

ISBN 7-80504-945-9

I. 庄... II. ①庄...②周... III. ①道家②庄子—
注释③庄子—译文 IV. B223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3)第 085448 号

庄 子 探 骊

周乾谔/译 注

出版人/刘文君

*

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

(天津市西康路 35 号 邮编 300051)

天津金铁龙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

开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 17 字数 450000

2004 年 2 月第 1 版, 2004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1500

ISBN7-80504-945-9

定 价:29.80 元

前

言

我喜读《庄》。《庄子》之书，文思如泉涌，汪洋恣肆，任其所之。情明理顺，侃侃而谈。有的形似诡辩，但亦在情理之中。说理深邃，而言之娓娓。与其说它是一部哲理书，倒不如说它是文学之作。因其说理多寓于故事之中，直可说是一部谈哲理的故事编，或者就看作是小说的滥觞。文笔极为流畅，有的如奇峰壁立，冈峦起伏；有的如细流涓涓，蜿蜒缓进。读之心旷神怡，对从学的人来说，这是一种特殊的享受。至其立意，由于作者所处时代、环境以及心境的不同，自然有是有非，以今日评定，则是有精华，也有糟粕。本著着重对其文字真义的探求，至于对其思想的探讨，在此就从略了。

说到庄子（周）的为人，也有动人之处。他生当战国列强争雄的时代，游说之风大盛，纵横捭阖，凭了一张嘴，布衣就可以取卿相。有些从学的人，穿梭般地奔波于各诸侯之间，学是为了博取富贵。依庄子的才华，取卿相而有余，但他并无意于此，一生之中，只做过漆园小吏，生活贫困，直至断炊告贷，但安贫乐道，处之

泰然，卒不与权势合作。或以为他这是逃避现实，可以这样指责，则正表明其所处弱者地位。如从另一方面来说，他是更看重人格，不与腐败的世俗同流合污，不屈服于权势。这种操守，这种硬骨头性格，也是应该推崇的。这也是我喜读《庄》的另一个原因。由于喜读，就不愿囫圇吞枣，而要求能通能懂，把全书弄个明明白白，这就是本著之所由作。

本著取名“探骊”，援用原著《列御寇》“探骊得珠”的故事。一个泗水的汉子，潜入深渊，取得骊龙颌下的宝珠。骊龙是很凶猛的，得其颌下之珠极不容易。本著的取意重在得珠，以喻所取成果，言其得来也非易事，是经过一番努力的。

本著的缘起，原是自学自用，但在有了些心得之后，便想公诸同好或亦有些用处，从而产生了印行的念头。在意识上，这是一步升华。说到用处，可归纳这么两点：

一、这是一部打基础、便于学习的书。所谓打基础，是为学习和研究《庄子》的人打基础，其要领就是要把全书弄通弄懂。只有通了懂了，才是真正的学习，如是一片模糊，也就无法学习下去。即使读了，也和没读一样。从事研究更是这样，只有把原书弄通弄懂，才能研究。不然的话，对原书不是真正的理解，甚至还有错误，根据这样的认识做出的判断与结论，是很难正确的。这样的研究等于失败。所以，无论学习与研究，都必须以通、懂原书作为基础。本著从这一点出发，尽力于这样的工作，它是为学习与研究《庄子》服务的。

二、这是一部从事研究的书。关于“研究”，可有两层意思：一是作者本身的研究，二是研究《庄子》的学者及广大读者的研究。在作者编定这本书的时候，对于问题的处理、文字的诠释，是经过深思熟虑的。就自己的认识提出意见的不下千条，但决非有意标奇立异，而是根据文意与情理做出的，其中也有为前人所未及道的。愚者千虑必有一得，自不能无一是处而全是妄言。可以

说这是作者研究的成果。如说我之浅见全是对的，确实不敢这么狂妄，无庸讳言，其中讹谬正多，这就要求专家学者以及读这书的人进行研究和批判，因之本著就为他们提供了研究的素材。这样通过交流也可以对《庄子》的理解提高一步。

本著既以把《庄子》弄通弄懂为宗旨，就必须有达到这个宗旨的适宜的手段。本著采取的是校勘和语译。虽然这种手段不算新鲜，但它确实能够满足通和懂的要求。因为古来文句，在今天读来，不免有所扞格，而原作以简书，虽经后人整理，文字与今日所通用的也不尽相同。何况两千年来，反复传抄，就不免有窜夺疏漏，甚至讹误，通过校勘就能解决这个问题。校勘的内容一个是较难词句的解释，这就做到了懂。一个是正误补漏，也达到了通的目的。同时也尽可能地做到能与原作相契合。古今的语与文是存在差异的，今人识古便产生了困难，解决的办法莫妙于把古语变作今言，语译就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。它的好处就在于读古如读今，读起来不费难，极有利于读古感到困难的人学习，对于传统文化的传播大有裨益。

对于这两种手段的应用，本著具有自己的特色，这是根据今日的情况而制定的。简言之就是没有墨守成规。可是优良的传统还是要继承的。

我的工作是在前人工作的基础上开展的。在校勘方面，包括注释，前人积累了丰富的经验，有着优良的传统。他们总是搜求多种版本，审慎参照，择善而从，力求其字能顺、语能通。有舛误，订正之；难解的字，疏通之。或求之于假借，或追溯其字源，寻求其根。这工作是深厚的、坚实的，必须这样做。但社会在发展，新事物在不断涌现，人的识见也在扩展，工作不能再停留在原有的基点上，而需要创新。在我们所从事的工作中，就要从择善而从、遵古溯源再向前跨进一步，更多地把作者当时的现实情况作为依据。就文字而言，要根据当时的取义及其运用习惯进行

理解。按《庄子》之著大致成于战国中后期。这时候，诸雄并立，各据一方，彼此之间虽有往来，主要还是封闭的形势，生活方式有着极强的地域性，语言文字概不例外，文字还未统一。这一点从最近郭店楚墓出土的竹简可以得到证明。竹简上的字有些写法极为特别，难以辨认。其为当时通行于该地区的文字，并无问题。经过秦始皇统一文字，这些字便废止了，后人也就无从辨认，必待整理后可读。原始的《庄子》，肯定不是用现在的通行文字写成的。所有用现在通行文字写成的，不论是什么版本，最早也是在统一文字以后整理的，大致是在汉代。在整理的时候，整理者采用当时的文字，必以当时的字义来取其意，不会过多地采取古义。看来《庄子》的作者并非博古之人，文字必取时义。所以就写作和整理的当时取意求解是合理的。

既是校勘，少不得对现行本的原文要做一些改动，但改动是注家的一忌，因为改动必然有伤原文的原貌。随意改动当然不能允许，不过在出现原文不能解通，经过改动便能解通时，改动原文就有必要了。学习的目的并不在保持原文原貌，而是在在不乱动乱改的情况下把它弄通弄懂。原作者是不会把不能通不能懂的话拿给人的。说不定那样的改动倒是接近作者的本意。当然改动是要有根据的。

虽然做了极大的努力，但以我学力所限，还没有把全书都弄通弄懂，有的似通不通，似懂不懂，有的竟是全然不通不懂。对此，决不强做解人，强拉硬扯，而是陈述自己的意见，指出其疑点，以待博学之识者予以解决。

再说语译。对于外文的翻译，早就提出过要求，要做到信、达、雅。这个要求也应适用于古籍的语译。信：要求译文的语意必须与原文的意思相吻合，语气还须一致。达：要求把文意说清楚，文从字顺，前后照应。雅：要求语不粗俗，更要有味道，有文采，经得起玩味。这个要求是不低的，做好了很难。如果单凭语言文字

的水平，我是不敢做这工作的。不过通过译更可达到通、懂的目的。因为要译就必须吃透原文，要逐字逐句地深加探索，一点也不能马虎，因而抱着试试看的心里决定做这工作，尽力做到能够达到要求。在这基础上求新，就是要做到通俗易懂，一气贯通。

在这样的要求下，本著具体的做法是这样的：

全书由“原文”“解说”“语译”三部分组成。“原文”基本以通行本郭庆藩《庄子集释》（中华书局版）为蓝本。为了因各篇的篇幅过长而阅读不便，每篇都分做若干小节。为了保持各篇的完整，小节不标数目字。

“解说”包括校勘和注释两个部分，把前人的成果作为基础。在袭用这些成果的时候，一般不注出处，只书作注家或解者，指明他们在怎么说。这是根据作为本著读者对象的需要做出的安排。本著的印行，原就是打算为想读《庄子》而没有古汉语基础，苦于语言古奥，读不下去的人提供一些方便，就把它定为高中以上程度有学习先秦古著愿望的学人，所以就把他们的需要作为根据。几年来，曾与一些青年学人进行攀谈。他们表示：读“集释”一类的书，每个条目列举多家的说法，堆积很多材料，读来读去，也不知谁家的说法才是对的。对它们那种做法我们感到头疼，认为倒不如直截了当，是怎么回事就说怎么回事，至于是谁的主张，出自何处，不能顾得那么多，决不想去费时查对。只要把事实讲清楚，看明白了就行，文字越简单越好。这种要求不能认为不合理，本著就是照这样做的。可是本著也有供研究《庄子》的人用来参考的一面。我认为研究者必定博览了有关书物，用不着从这本书里寻找成说的来源。至于我个人则是无可无不可。此外，还有一种想法，如果过多地把否定其说法的人的书或名举了出来，将有炫己抑人之嫌，因此讳举为上策。何况拙见可能还是错误的，可以肯定地说，这样做决不是投机取巧。在提示成说的时候，凡出自清代人及其后辈长于我的人都称为先辈。此外便以注家或解者

称之了。汉代以后，郭象以下，注《庄》的人很多，书物浩瀚，作者读书不多，更难能予以遍观，因而所提浅见，或已为前人道及而未及见，我断不敢掠人之美，遇到这种情况，都作为我袭用前人的成说。但也有另一种情况，我既成的意见还未示人，即有类似的意见先我发表，那就另做别论了。

注释采取详人之所略，略人之所详的方针。条目的选用，一般能见于他种注解书的不列，比较生僻的除外。这还是从从简的目的出发的。世间流行的注《庄》书很多，习《庄》的人决不会只读一种，所注既已在他书见过，本著便不必再为重复，浪费读者的时间了。即便确有没有读过其他注《庄》书的，也有字书一类的工具书可查，如果连工具书都不能查，最后还有“语译”的译文可供对照，总不会失之迷茫的。至于那应该注释而不见他书以及出于个人之浅见的条目，就不厌其详地把它说清楚。行文遣词一般采用的浅显文言，多年的习惯总觉得这样写着方便，借以省些笔墨。这对于有志读古籍的人不会造成多大困难。用语还是遵照老的习惯，这样也有利于读者阅读别的注释书。但有一点要请读者见谅，就是在编定注文时，有的有所遗漏，如果再纳入“解说”中，就需要做大的改动，对我这手工式的作业是个大的威胁，因此没有那样做而采取了补救的办法，拣了比较简单的作为“附注”附在译文的相应地方。这是权宜之计，如果再版，定当改正。

“语译”在译法上以直译为主，根据原文字词的本意译成语体。但有的原文字词简奥，如果直译，或者文意不明，或者语法难通，为了求通求懂，遇到这种情况，就不得不改为意译，使其语通神似。在遣词用字上，尽力做到通俗易懂，但通俗不等于粗俗，时刻注意掌握俗不伤雅这个火候。做译时力求其浑然一体，避免文章的支离，把原是有声有色的妙文，经过语译，竟弄得黯然失色。译笔力求其流畅，避免句通而文不顺的现象。有时依据原文照译，

每感语气不足，为了文顺，就不得不补充点什么，以足语气。凡是这样的地方，都以〔 〕的符号进行表示。但有一点在译文与原文的对照上，存在一种矛盾，就是译文不与原文完全相合。这是由于为保持原文的原貌。没有依据校勘加以改动，而译文则是依据校勘译出的。这就出现了译文与原文两歧的现象，但这是无法避免的。只好请读者费些力气到“解说”中去看相应的校勘了。

另外每篇篇首都附有一个简单的“解题”用以申明题意，目的阐明本篇内容的主要意向，使读者未读之前先有一个明确的概念。

工作的难度不算小，确实感到功力的不足，但有以告慰的就是对一切问题我都是严肃对待的，决不敢率而操觚，若草率从事，对读者，也是对自己不负责任。只因水平所限，少不了还有疏漏，甚至错误，竭诚希望读者严加批评指正。如有可能，将再行修改，特别是把那没有弄通弄懂的地方弄通弄懂。

感谢所有我所参考过的书、文的作者，他们的成果都对我有着极有益的启发。

公元二〇〇三年四月，时年九十一岁

目 录

内 篇

逍遥游.....	3
齐物论	14
养生主	40
人间世	46
德充符	68
大宗师	82
应帝王.....	105

外 篇

骈拇.....	117
马蹄.....	124
胠箠.....	129
在宥.....	139
天地.....	157
天道.....	185
天运.....	202
刻意.....	221
缮性.....	227
秋水.....	232

至乐.....	252
达生.....	264
山木.....	285
田子方.....	302
知北游.....	319

杂 篇

庚桑楚.....	343
徐无鬼.....	363
则阳.....	391
外物.....	412
寓言.....	426
让王.....	435
盗跖.....	456
说剑.....	476
渔父.....	482
列御寇.....	492
天下.....	506

内 篇

逍 遥 游

（解题）“逍遥”自由自在。“游”游于世的略语，也就是生活。题意是，逍遥的人生。

主旨在论自由自在的生活，不受外界的干扰，无所凭借，不求有用，实现无为的境界。

原 文

北冥有鱼^(一)，其名为鲲。鲲之大，不知其几千里也。化而为鸟，其名为鹏。鹏之背，不知其几千里也。怒而飞，其翼若垂天之云^(二)。是鸟也，海运则将徙于南冥^(三)。南冥者，天池也。《齐谐》者，志怪者也。《谐》之言曰：“鹏之徙于南冥也，水击三千里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，去以六月息者也^(四)。”野马也，尘埃也，生物之以息相吹也^(五)。天之苍苍，其正色邪？其远而无所至极邪？其视下也，亦若是则已矣。且夫水之积也不厚，则其负大舟也无力。覆杯水于坳堂之上，则芥为之舟，置杯焉则胶，水浅而舟大也。风之积也不厚，则其负大翼也无力。故九万里则风斯在下矣，而后乃今培风^(六)；背负青天而莫之夭阏者，而后乃今将图南。蜩与学鸠笑之曰：“我决起而飞，抢榆枋，时则不至而控于地而已矣，奚以之九万里而南为？”适莽苍者，三飡而反，腹犹果然；适百里者；宿舂粮；适千里者，三月聚粮。之二虫又何知^(七)！

解 说

(一)“北冥有鱼”：“冥”广漠无际，指海。亦作溟。

(二)“怒而飞，其翼若垂天之云”：“怒”奋力之意。“垂”下挂也。

(三)“海运则将徙于南冥”：“海运”海波的移动。

(四)“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，去以六月息者也”：“抟”盘旋。“扶摇”直冲向上的风，即旋风。“息”气也。下同。六月多风。陈鼓应《庄子今注今译》采郭嵩焘“去以六月息，犹言乘长风也”说，是，当从。

(五)“野马也，尘埃也，生物之以息相吹也”：“野马”指空中游气。“生物”有生命的物类。

(六)“而后乃今培风”：“乃今”意为这才。“培”披之假。“培风”意为带着风。

(七)“之二虫又何知”：“之”同是。

语 译

北海有一种鱼，名字叫做鲲，鲲的个头那样大，不知要有几千里。变成一只鸟，名字叫做鹏。鹏的脊背，也不知要有几千里。鼓足劲飞起来，翅膀像挂在天边的一片巨云。这只鸟，乘着海波滚动〔卷起的风〕，要迁移到南海去。南海是个接天的大海。一本名为《齐谐》的书，是记载奇闻怪事的。它这样写道：“鹏鸟迁移到南海去，〔抖动双翅〕，拍水到三千里远，乘着旋风盘旋而上达到九万里高。〔它的〕成行就靠了六月的气候。”空中的游气呀，尘埃呀，就是靠有生命物类的气息吹起来的。天是那样蓝，是真的颜色吗？那样远，是没有尽头吗？鹏鸟低头来看，也不过就是这么回事罢了。再说水的储量不够深，就没办法承载大船。在庭院的低洼子里倒一杯水，小草就成了船，放一只杯子上去便不能浮起，水太浅船太大了。风的储量不够厚，就无法托起鸟的大翅膀，所以九万里就要有风在下边了，以后才可以带起风来，背顶着蓝天飞翔而没有阻碍，以后才可以考虑要到南方去。蝉和小鸠讥笑

说：“我们腾地飞了起来，蹿上榆枋一类的小树，即或没蹿上去，跌在地上也就是了，干什么要飞上九万里而到南方去？”到近地去的，带上三餐的饭，返回之后，肚子还是饱饱的；到百里之外的，整夜里舂粮做准备；到千里之外的，三个月之前就开始积存粮食。这两个小家伙哪里懂得！

原文

小知不及大知，小年不及大年^(一)。奚以知其然也？朝菌不知晦朔^(二)，蟪蛄不知春秋，此小年也。楚之南有冥灵者^(三)，以五百岁为春，五百岁为秋；上古有大椿者，以八千岁为春，八千岁为秋^(四)。而彭祖乃今以久特闻，众人匹之，不亦悲乎！《汤之问棘》也是已^(五)；穷发之北^(六)，有冥海者，天池也。有鱼焉，其广数千里，未有知其修者，其名为鲲。有鸟焉，其名为鹏，背若太山，翼若垂天之云，抟扶摇羊角而上者九万里^(七)，绝云气，负青天，然后图南，且适南冥也。斥鴳笑之曰：“彼且奚适也？我腾跃而上，不过数仞而下，翱翔蓬蒿之间，此亦飞之至也，而彼且奚适也？”此小大之辩也。故夫知效一官，行比一乡，德合一君，而征一国者^(八)，其自视也，亦若此矣。而宋荣子犹然笑之。且举世而誉之而不知劝，举世而非之而不知沮，定乎内外之分，辩乎荣辱之境，斯已矣。彼其于世，未数数然也^(九)。虽然，犹有未树也。

夫列子御风而行，泠然善也，旬有五日而后反。彼于致福者^(十)，未数数然也。此虽免于行，犹有所待者也。若夫乘天地之正，而御六气之辩^(十一)，以游无穷者，彼且恶乎待哉！故曰：至人无己，神人无功，圣人无名。